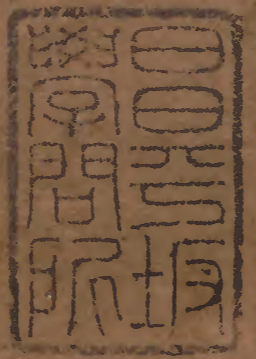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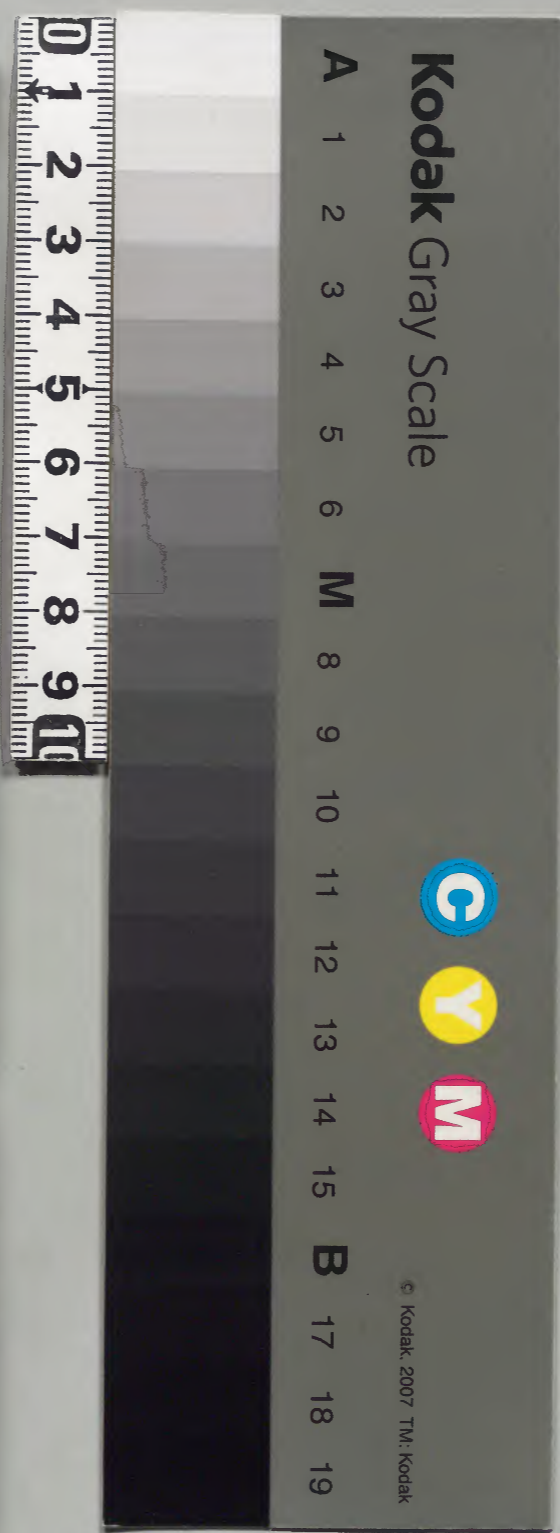
東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別卷函	架號
二〇	九	四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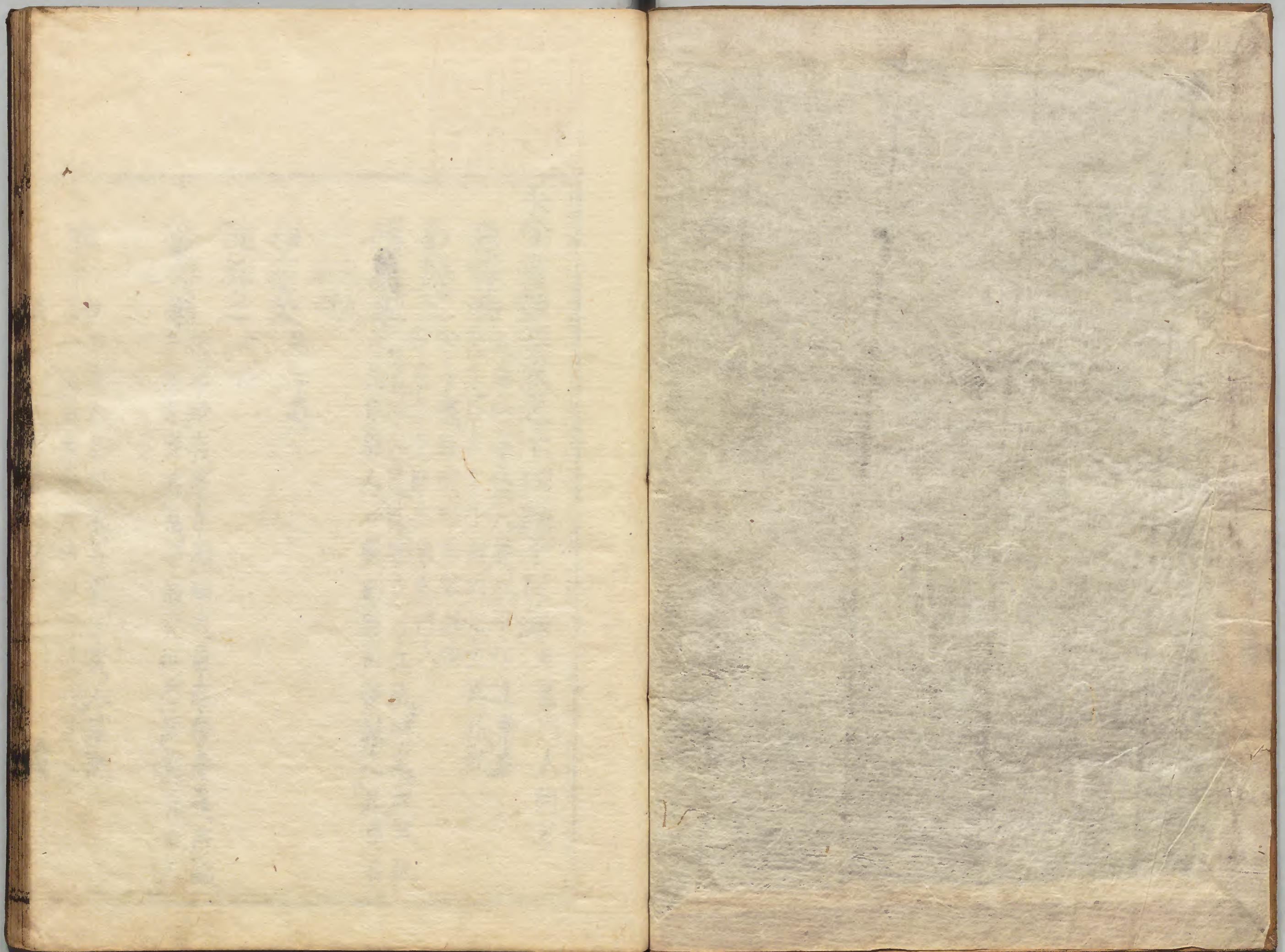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儒家類	六〇八	架號
二〇	四	一五八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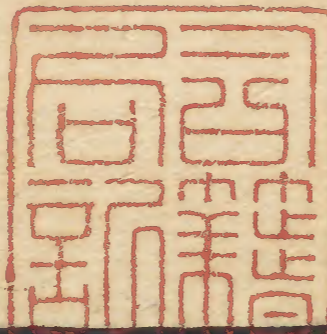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儒家類	六〇八	架號
二〇	四	一五八	册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4)
函號	298	279

不許借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四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孫季和

名應時會稽人嘗知平江府常熟縣作吳公言子游祠先生為作記

石應之

宋景濂題跋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字應之東萊門人

諸葛誠之

答石天民書昨在丹丘見誠之云云疑是台州人與劉晦伯書誠之兄弟我

見太

項平父

見二卷

陳抑之

名謙

俞壽翁

按周禮有復古編臨川俞庭椿壽翁所編今此答書有見子靜會扣之語當是此人也

應仁仲

台寓錄名恕號良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先生以老友呼之

淺草文庫

周叔謹

實紀名介字公謹初姓葉。大全書註葉公謹改姓字。語類作葉公謹。

王季和

名鈞知浦城縣丞。見先生撰本縣永利倉記。

傅子淵

名夢泉陸氏門人爲禪學。

陳正已

名剛

路德章

名未詳東萊門人病處似揚子直。

康炳道

郭希呂

名津東陽人先生爲其父德誼作銘。見九十二卷銘類。津或作律未詳。

時子雲

毛舜卿

楊深父

先生嘗題跋公家藏東坡帖。

汪子卿

先生答向伯元書子卿識趣議論今亦少得疑即公也。

趙幾道

實紀名師精號訥齋黃巖人先生嘗令修校通鑑綱目。台寓錄進士仕終主管台

劉仲則

道觀名集

黃冕仲

楊簡卿

名迪

吳宜之

名商

徐斯遠

瀛奎律髓註名文卿信州玉山人壽定進士與趙昌父韓仲止聲名伯仲。

趙昌甫

史傳名蕃玉山人蔭補州文學師劉靜春家居祠考三十一有一理宗召直秘閣致仕號難齋。號章泉朱子稱其文詞非流輩所及。右實紀云。

徐彥章 按語類先生有稱徐煥天行一息不傳一段說云煥疑是彥章也

包定之 實紀末嘉人因引書中用意精密之語

潘謙之 實紀名柄植之弟號瓜山有四書講說易解書解語錄。一統志候官人十六志道

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卒祠三山書院

楊至之 實紀名至泉州晉江人朱子無其講論儘精細

李守約 實紀名閩祖號綱齋光澤人進士官廣東撫幹云云有語錄。一統志父引與朱子

為友三子從學閩祖篤志精思先生留之家塾云。按公三昆仲皆辛未進士也

李時可 實紀名相祖閩祖之弟進士有書說。一統志思心精切

劉定夫 見實紀

包顯道 名揚南康建昌人有語錄。語類先生稱顯道清虛寂滅陷溺其心

包詳道 名未詳顯道弟其學同上

包敏道 名遜詳道弟學同上

符舜功 實紀名敘。評類多有問答

符復仲 實紀名初

符國瑞

陳超宗

顏子堅

熊夢兆

安仁吳生

趙然道 實紀名師雍疑師淵之弟。台寓錄黃巖人仕終知通州。按先生答公書峻斥如

朱子書節要十四目錄

此而見錄於實紀者豈非因
師訓責而能知學改行耶

康戶曹

名仲穎

宜興縣貢士見

邵機

先生縣學記

邵叔義

名浩金華人。見實紀語類本全又

王德修

和靖門人。陳北溪心說中間所舉王五
疑指公也。評類公論學非一但自守已

見無虛心

求益之意

蘇晉叟

名溱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四

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
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捨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
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
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
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
無有進步之期矣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

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
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
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
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
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
耳邪心无妄傳曰雖无邪心苟不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答石應之

宋景濂題跋有東萊門人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字應之是此人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
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
與也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殊甚
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紬
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
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公謹想
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
離更與鑄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
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暇之深憂也富貴易得
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
以代面訣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
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
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
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
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
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
予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
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

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
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
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
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
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
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曹表
之墓表見太全九十卷表言立之受學陸氏未敢自足
後至南康得張敬夫遺文乃知有定論云

答項平父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
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

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
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
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
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綱領然
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
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
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王自相攪拏聖賢之教
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
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
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寤

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
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
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
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
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
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
平白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
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

於緊要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其用力去短
集長度幾不墮一邊耳陸國正陸子靜爲國子學正

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
吾人正當勉其在已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
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所論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
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劍各
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
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
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間意思省察

功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

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
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
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
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
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
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
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
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
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

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俵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

入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

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令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在率無所不

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譎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課荒故切號呼也
卽孟子子嘒爾之嘆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悵悵耳括當作刮悵音諒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

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賜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屢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竒深眇之見可以警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

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俞壽翁

周禮有復古編，臨川俞庭椿壽翁所述，其此人歟。

來喻有志未勉，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會拙之否，愚意則以為且當指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名恕，號良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

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周叔謹

葉公謹改姓字。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

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
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
且太槩諷誦涵養未湏大段著力考索也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
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
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公謹來書依舊說得
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
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內外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
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
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

爲急也

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
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湏思前算後計較
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
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

嘗謂道之在久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
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
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
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太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

須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
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
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
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
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
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
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入之志何哉
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
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
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
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
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茲月益然後道之全體
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
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
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
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
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

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
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
也

答傅子淵夢泉

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
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
張皇闖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
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
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超得資友益書
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示及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一包定夫書來皆
躡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正苦
其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絕於且評也一包顯道兄弟
定夫劉定夫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
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
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
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
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
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
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

答陳正巳 剛

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
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終
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後傑之豪氣所
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
論常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
浮揚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
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
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

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
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資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
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
錄又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
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牖事者非
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况此條之下一本注
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
羨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儂較厲之人氣象懸隔不
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意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豪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湏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死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

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去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交歲

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
亦有未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
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
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
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
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
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
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
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
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

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
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
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
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
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
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
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
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
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
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

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天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各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

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思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怨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

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豪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論每謂喜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為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怕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摩畫去參了却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

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村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為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閉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示喻為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

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驕心但求快意
悲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
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
便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已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
踐約幸甚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至陷溺此於
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悉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
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
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教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

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為吾道之
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
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
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
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

答郭希呂

律律
或作津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
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太端不敢躡等言之
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

律元本
唐本皆
作津

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厚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

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此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

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臣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功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往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太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

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太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太學全未曉了而更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

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
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
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一者
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
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
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
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
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譬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
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
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

種培養得在心由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
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
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
別妄想向上一路也辨恐當

答楊深父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
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
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

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此何所疑若
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
類更宜寬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
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為
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
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
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

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為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
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
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為仁者初未嘗
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
害者之茫然如捕風擊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
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
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
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
之間蓋自以為至而夫子以為未若樂與好禮則已
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

其方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

答趙幾道師淵號訥齋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

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

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
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
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
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
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
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
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
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
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
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太綱

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
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
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
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
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
中去不能就聖賢指末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
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
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
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指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
亦可恨也

答劉仲則集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惑於聖人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啜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為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

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為考索久之淡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真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楊簡卿

知已逐書考又得史君薦則尤以為喜但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

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
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
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
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
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井伯林
成季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太段勇猛精進非復
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
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
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

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
而求前也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
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
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
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
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
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求得一半若只如前日
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
也

月唐本
作已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喜身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

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徐斯遠文卿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曷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盡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度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

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彦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甯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彥章

承喻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澁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折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虚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

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

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
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
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包定之

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
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
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
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
國錄徐太丞諸公會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
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

會唐本
作曾

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中庸實未易讀更且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
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
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
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
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

答潘謙之
柄○號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
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
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

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豪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所示問自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

答楊奎之

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子順子能為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

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李守約

朗祖。濱。老之子。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

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難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瀆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

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王子合過此說失辭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

語唐本
作話

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太中之說不
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
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
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
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
方能盡得太中之全體也太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
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
甲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語不濟事耳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
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

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在行而不悖也

答李守約一本作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
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
非自外而來也

吝之所者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
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
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答李時可相祖守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意思太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序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答劉定夫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然說語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

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枯事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包顯道揚

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二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在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孰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太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

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會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

險者甚善然是則必不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既也
示喻申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十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躡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二復來喻恐未免此
承喻麤心浮氣剝落向盡閑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

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慕其過而未能耳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矣
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
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
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
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

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

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
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鮮有過當也見
陸文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
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國瑞

厚書具道爲學之志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
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未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
失之也所需慕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
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
漸然合上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
寸間若有箇惕然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
之討論玩索之功存義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
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攻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
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恐所謂
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
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示喻已悉但如此安
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
札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

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脚跟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
裝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
也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
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
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
裏用心將此等向外裝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
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
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屢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思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躡等以陷于邪說諛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

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東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見劄石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熊夢兆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
力只是眼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眼目
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
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
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
功夫只不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
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
病痛

答安仁具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
知志尚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二復來示蓋已自謂所
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
懶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
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
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
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

皆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

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弃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晚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喜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

從官之
官唐本
作官

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
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
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
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

答康戶曹

仲穎一日本無仲字

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
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
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
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

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
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
也足下不以愚言為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
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無叔義二字有
機字○叔義名浩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
志之高遠也然竊意必欲實為此學亦當有以自致
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
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求歎而躡等坐馳
之所能至也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屋標榜反招譏訕也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恠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答王德修和靖門人

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

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一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卽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恠其迷於入德之

方也

兒侍侍當作時未知是否終有守伊川先生
謂平焯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答蘇晉叟

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
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
管豈專為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
為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西銘說極可笑渠今
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讚
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為學者之
禍也渠指
林栗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

合之際判然不疑即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

程先生云性即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喚省人
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
旨跡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
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漆竊復以謂觀得之

之心又學患學患一本學下
有者之二字

方其思時自是著觀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
如食之必飽耳

示及自敬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揅合之意要須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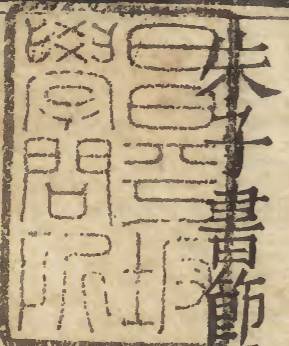
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佳耳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矣

先墓之文每以為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加以應接紛紜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為然也今又重以為偽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為文字治袞金店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

今按文
治
集治作

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今赴試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四

